

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，其主题为“全面绿色转型，共建美丽中国”。这些年来，我们每个人都从身边点点滴滴的变化中，体会到了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生态嬗变。曾经荒滩

浊水，如今草木葱茏，碧水潺湲，飞鸟流连；曾经荒山秃岭，满目疮痍，如今青翠满山，绿意浸染……人与自然相融共生的温婉画卷时时展现在我们眼前。

——编者



李景平

晋阳湖是住在太原时空里的一汪清波，住满了过往，住满了向往，住满了沉在碧波里的沧海桑田的时光。

城市突然生出这么个绝尘而来的湖泊，把天和地融在了一起，连城市自己似乎也不曾想到，它像天外飞来的一个演绎。我觉得，城市见到它的时候，肯定也和我一样惊奇。

其实，它是城市变迁中一面奇幻的水镜。

天地变幻莫测地给予它。天给了它月光星光，它就用月光星光勾勒出水里的宫殿；地给了它城市夜光，它就用城市夜光浸染出湖里的梦幻；天给了它万鸟和鸣，它就用万鸟和鸣点缀平湖的寂静；地给了它群楼霓虹，它就用群楼霓虹点亮满湖的辉煌。湖每天都在天地间画山画水，每一幅画都是新的，湖的每一天都是新的。

一个生态的晋阳湖，就飘落在现代城市的世界。

湖背后的吕梁山依然很远，湖畔的楼群成了近的山。吕梁山见过湖过去的样子，楼的山只见过湖现在的样子。于是吕梁山和楼的山讲起湖的往事，讲起远古晋阳湖的迷离身世。

知道“打开灵石口，空出晋阳湖”的故事吗？

彼晋阳湖不是此晋阳湖。晋阳湖曾是一个海样的存在，是太行山和吕梁山之间、系舟山和韩信岭之间，一个激流恶浪竞逐、凶波狂澜共舞的水的世界。那时，水世界里没人，却有一女子，驾一叶扁舟，悠然垂钓。大禹遇之，敬一钵米酒，女子竟轻轻一弹，弹破钵口，酒液流尽。大禹遂悟，钵之缺口，犹灵石口也。遂打开灵石口，任晋阳湖洪水流泻。

人类伟大的秉性就是创造，创造一个神以及它的神话，然后靠神创造人间奇迹。当我们穷究打开灵石口的故事时，以人类最原始的生产力而言，大禹及大禹们，是以怎样的方式打开了山口？

大禹打开灵石口的故事，实际是地壳变动、山河变迁的人文寄寓。太行山、吕梁山曾经在地壳隆起中双臂一抱，抱成山岩堰塞的太原盆地，太原盆地于是有了晋阳湖；而在又一次地质断陷里，太行山、吕梁山双臂一松，太原盆地水流泻了，就空出了突破堰塞的晋阳湖。故事由地质年代演绎到人类世纪，远古的晋阳湖，就演绎成了大禹治水的另一种传奇。

这样一来，历史就给远古的晋阳湖注入了浓重的人文精神。

人类世纪进入工业文明时代，大禹空出的晋阳湖，崛起了噬水如龙的现代工业。然而，远古的晋阳湖，已水湖无存。

于是，现代工业的钢铁铁臂，挖掘出了一个工业的晋阳湖。

于是，太原盆地拥有了包围在工业王国的这个工业湖泊——一个冷却工业热水的湖泊，一个沉淀工业用水的湖泊，一个排放工业废水的湖泊，而后，变成一个遍布渔业养殖的湖

泊，一个走向农业灌溉的湖泊，一个终被城市废弃的湖泊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曾发生过一场罕见的“晋阳湖鱼殇”。我就曾走向那片工业的晋阳湖，在泛着鱼肚白的湖水里打捞“鱼殇”的故事。

那时，湖是一片无边的死寂，一片无边的惨白，整个晋阳湖变成白的湖。鱼们睁着死不瞑目的眼睛，死死地盯着天空发问。

人们没有弄清楚是什么原因。养鱼的人们说，是工业的管道排过来的工业废水把鱼给毒死了；企业的人们说，是养鱼户投放了太多养鱼饲料，水体富营养化把鱼给憋死了。事情终究没有给出一个结果。

污染的晋阳湖，就这样成为工业时代不灭的记忆。

当然，工业的晋阳湖最大的记忆，应该是工业的远去和工业成为遗址。而晋阳湖自己，则由工业的湖泊、废弃的湖泊，变成了生态的湖泊、现代的湖泊——又一次经历乾坤轮转。

生态的晋阳湖是一次诞生，现代的晋阳湖是一次再造。

河流是有灵性的，湖泊也是有灵性的。而这河流的灵性和湖泊的灵性，源于水的根性和水的神性。晋阳湖始终嘹亮在吕梁山和太行山之间，晋阳湖始终跳动在汾河盆地和太原盆地的中心。远古的晋阳湖远去了，灵魂和基因留给了现代的晋阳湖；现代的晋阳湖就做着远古的晋阳湖的梦，向往着澎湃，向往着汹涌，向往着流淌。哦，这难道只是晋阳湖做着的一个梦吗？

黄河，黄河，黄河已经流进了汾河里……

汾河，汾河，汾河已经流进了晋阳湖里……

黄河在晋阳湖里回旋，汾河在晋阳湖里回旋……

晋阳湖，又流进了汾河；汾河，又流进了黄河……

河的心，走向海洋；湖的心，也走向海洋……

湖河连通，河湖贯通，湖河海通通……

于是，天就看到，晋阳湖已经不再是一面孤零零的水镜。它与古老的魂脉融通了，它与现代的水脉融通了，它与生态的命脉融通了。一个古老泽国的现代传奇，一个现代城市的生态构想，从梦的天空落了下来，落在了城市的壁画里，落在了城市的创造里。我想，这注定是一个时间开始的时刻，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刻，而这个时刻，它就是：晋阳湖时间。

我看到的梦，会在晋阳湖时间之后的一日，圆了。

我觉得，晋阳湖已经急不可耐，晋阳湖的鱼和鸟已经急不可耐。要不，鱼们何以嗖嗖跳出湖急着看看外面的世界？要不，鸟儿何以喳喳呼唤湖快快做着走向河流的演习？

花儿们也怒放着自已的花叶，等待着，等待着，等待河流到来，它们就哗哗投进去，追着河流，奔向海洋……

(本文图片作者：杨新葆)

我笃信，当这片浓绿如翠、美绝人寰的“伊甸园”出现在东经 110°52'47" — 111°7'42"、北纬 34°41'20" — 35°00'59" 的中条山时，俯瞰尘寰的造物主定会惊讶地发出“啊”的一声。

现在，我就站在造物主凝眸之处，用平扫的目光打量着眼前的世界。高耸的中条山脉，正拥着一袭厚重的绿氤。逶迤的山峦沟壑，氤氲着一种醉人的岚气。天是湛碧的，山是沉黛的，水是流翠的，地是润青的。林下是狐獾穿行的世界，草间是菇菌的藏身之处。还有蛙类展示雄性，飞禽显露刚烈……

我深知，眼前的这片“伊甸园”是人类意志的象征，是谋划和智慧的交响，也是希望和坚守的凝结。

50多年前的我，是一位胸怀远大理想、精神昂扬的少年，在面对这座巍峨高峻、怪石嶙峋的大山时，脸上是一副惊呆了的表情。漫山翻卷的灰质岩、变质岩、火山岩如同块块鳞皮，诉说着惊天动地的创世经历。山峦间一片杂乱，巨石间堆积了一层薄厚不匀的碎土，生长着一片稀疏的绿草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我知道了中条山带给这片大地的“庇荫”：坡峰上的雨水，将山下的台地冲成了24条塬、16条沟、3195条沟。道路崎岖，土地贫瘠，十年九旱，灾难频仍。

也正是从那时起，“沟沟都用树来填”的口号响彻平陆。在我未见到的山坳里，幼小的树苗插进了宽大的鱼鳞坑里，一片绿色的希望正在那里发芽成长。每到春天，人们便披着黎明的星光，蜂拥山岗。作为植树造林的第二代，我和同伴们走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，前头是年富力强的父辈们，后头紧跟着我们这一代新生力量。

重构“伊甸园”

李敬泽

那时的我，朝气蓬勃，英姿勃发，身体里蕴藏着无穷的力量。在划定的山坡上，先高举镢头斩掉地面的杂草，然后松土掘根，刨出顽石，将坑边夯实打实，形成外高里低的鱼鳞大坑，然后待专业队栽植幼苗。从农村到工厂，从企业到机关，尽管工作几经变换，但年年上山植树的习惯没有变。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年年有战场，乡乡有工程。

就这样，从嫩苗到幼苗，从齐腰深到高过头，中条山的绿，在嫩绿、浅绿、深绿、浓绿、墨绿中层层递进升华。中条山的林，在一点点、一片片、一坡坡中连成波涛。这个被老百姓称为“和尚头”的荒芜丘嶂，在后人的艰苦打造中，一步步完成了生命的蜕变。

2026年的春天，当我再一次登上这熟悉的山巅，品鉴这一人间奇迹时，发现它的价值已远超当年我们的预估。

它锁住了这片大地的血脉。林下的落叶、腐殖质、杂草层层相叠，犹如一块无垠的海绵，含包了巨量雨水，再通过根脉缓缓释放。数十年间，全县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百万余亩，风沙被有效屏挡，局地气候悄然改变，自然灾害明显减少。

它改变了河阳山川的气候。十万亩油松林的光合作用，吸收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大量灰尘，释放出海量的新鲜氧气，改变着这里的空气质量。

它改变了这里的生态面貌。浓绿的72万亩林地，支撑着这里的生态大厦，庇护着万千生灵。浓密的树林里，栖息着329种陆栖动物、258种鸟类。水陆交错的湿地上，繁衍着283种脊椎动物和520种无脊椎动物，生态多样性得到完美修复。

漫山遍野的绿毯，孕育了坡底红叶的绚烂，涵养了大河庙景区的幽深，掩藏着龙陡峡的惊绝，绽放着部官桃林的艳丽。更有金鸡堡文化园、大天鹅景区、黄河谣民俗文化园等人文景观的点缀，一个集田园风光、生态观赏、历史探秘、地貌奇观、康养休闲于一体的全域旅游格局完美呈现。

风过处，林海阵阵，犹如当年漫山遍野的震天口号。

伫立这里，我想到了生态，想到了规律。深感一切都不是守成的、罔增的，而是运动、变化的。只要你心存希望，目有繁星，追光而遇，沐光而行，就一定会以“小切口”撬动“大变革”，以“小愿望”实现“大梦想”。我想，这才是造物主发出惊叹的原因。

